

还珠楼主著

蜀山劍俠傳

全集

远方出版社

8

蜀山劍俠傳全集

第十四集

遠方出版社

目 录

第十四集 第一章

灵石筑五女谈心

古仙坪二仙盗法 (1)

第十四集 第二章

喜得先机良友关心辞小住

忧深末劫妖尸失计召淫魔 (25)

第十四集 第三章

密室觐浓春玉软香温惊绝艳

祥云消煞火金光宝相走神婴 (57)

第十四集 第四章

轻敌蹈危机暗袭阴魔迷幻相

转安凭定力内莹神智返真如 (84)

第十四集 第五章

烈焰可栖身一朵灯花生世界

微波能起浪几重煞幕护妖坛 (107)

第十四集 第六章

势蹙怅双飞妄肆凶威残羽党

计穷轻一掷自投罗网困金屏 (134)

第十四集 第七章

月弩荡阴霾厉啸一声飞毒手

金幢压地肺伽音九劫起真灵	(163)
第十四集 第八章	
佛火炼妖尸独指禅光擒艳鬼	
莲花明玉钥重开宝鼎脱神婴	(185)
第十四集 第九章	
无意纵凶顽七宝腾辉穿秘甬	
同心求圣籍一丸神泥锁玄关	(208)
第十四集 第十章	
佛火灭余氛咫尺违颜空孺慕	
丹砂消累劫宫墙在望感师恩	(232)
第十四集 第十一章	
古洞盗禅经一簣亏功来老魅	
深宵飞鬼影连云如画亘长空	(272)
第十四集 第十二章	
贝叶焕祥辉地缺天残参佛相	
魔宫烧毒手神童仙女盗心灯	(299)

第十四集 第一章

灵石筑五女谈心

古杉坪二仙盗法

上文写到小寒山神尼忍大师，传授仙都二女谢瓊谢琳炼那有无相神光，以为日后行道护身之用。二女喜出望外，忙向师父拜谢领命。忍大师随即如法传授。到了第三日上，二女有无相神光便自炼成，运用纯熟，随即拜别起身。遵从师命，由小寒山起，便用无相神光隐去形迹，起身往武夷飞去。

到后一看，山顶全是白云铺满，氤氲浩荡，岚光映日之外，竟看不见下面景物。暗忖父亲既知女儿要来，又在念女之际，如何这等光景？方自寻思，待要行法穿云而下，云岚倏地高满如山，朝上卷来，四顾身已没入云海之中。谢琳性子较急，刚唤了一声“爹爹”，忽见一道金光自下方射来，立时冲开一道云弄。二女认出乃父法力，低头一看，云弄下面梅花林外，乃父身着黄葛僧衣，正朝上面含笑招手。连忙争先飞落到地，方要开口，寒月大师将手往上一招，岚光云影重又封合。二女已自双双拜倒在地。寒月一手一个扶起，一同走进屋内，笑道：“你们今日可在此住四五日，要少说话，不问不可开口。”说罢，将手一扬，手上立现出一片白光。

光中现有不少字迹。大意是说：一音大师叶缤为助一友人成道，特地费了许多心力，在倚天崖对面千寻石壁之内，将昔东晋时神僧绝尊者的一部伏魔炼法的真诀取到手内。但是此举，那友人固是得益不少，叶缤异日成道却必定因之迟滞，甚或有害。自己又有

约在先，不便违约相强，一同参与。再四筹思，只有二女资禀既厚，法力日渐高深，留世又久，可以勉为其难。但是叶缤法力和己差不多，事前如无防备，彼此行踪均可查算明悉。事前如被知悉，她平生最爱二女，惟恐将来连带受累，素性清傲，又不喜人相助，此举决所不愿。为此暗中运用法力，乘叶缤在川边倚天崖双杉坪新居闭门习法，内外隔绝之便，与忍大师以通灵商计，令二女到来，指示机宜。等到叶缤日内尽通诸法，然后一同赶往。这部降魔真诀，以二女此时法力，学之甚易。只要记下，便能依此通解。二女之中，不论何人，凭着各人的愿力缘法，将那部真诀默记下来。叶缤先前自是不肯，但她爱极二女，又知忍大师欲以禅门无上正觉传授二女；只当多时未见，往遂孺思，又经法力掩饰，匆卒之间，决想不到有此密谋。等到记下以后，已无法补救，只好听其自然了。

谢琳看完，甚是欢喜。谢瓔却道：“爹爹设想如此周密，又得师父允准，此行自无不成之理。只是练习降魔真诀，乃于女儿修道有益之事，叶姑怎会如此坚决不肯相授？难道此举于女儿将来修道上还有什弊害不成？”

寒月大师原以叶缤此事在所必办，但是将来好些险阻艰难。如论交情，自己便为她停滞些年飞升，原非所计；无如中有许多因果，不便相助，心又放她不下，想来想去，只有二女成道较晚，比较合适。但二女所修不是佛家上乘正觉，如若明了这部真诀，将来法力虽高，于成道上也不免要多添枝节，增加困苦。以此易彼，于心又是不忍。算来只有使一人习此真诀，便可面面皆顾。偏生二女同胞孪生，不特形影不离，连言动心意也是如一。习法的将来成就，自有许多魔扰，其势既不能有所偏厚，任指一人往习。还有，忍大师也不知能容与否？试运心灵一通，竟未坚持成见，对于所虑一节，也说无妨。可是二女来时，寒月心尚踌躇，本想言明，设法选中一人，再行

起身。哪知二女平日心性言动如一，这时意念竟有不同，分明各有因缘。此去定只一人习法，免却许多顾虑，再好没有，闻言不禁大喜，答道：“佛家原以清静寂灭为宗，本来无魔，何有于降？出世入世，相由心生，自以不习此法，少去许多烦恼。”

谢琳不等说完，插口说道：“爹爹说的是习了此法以后，容易召致魔头，为异日修为之阻吗？女儿先已想过，一则叶姑疼爱女儿恩厚，为她之事义不容辞，二则只要道心空明，具大定力，任什魔头无足为害，自能战胜。还有师父只女儿两个徒弟，又有夙世因果，真如有害，便爹爹肯，师父也绝不肯，怕他何来？女儿此行，既体亲心，并报叶姑多年厚恩，异日还可发大愿力扫荡群魔，一举三得，再好没有。”寒月大师闻言颇喜，及听到末句荡魔之言，细视谢琳双眉隐现一丝煞气，谢璎却是依旧心光湛然，神仪如莹，不禁惊喜交集，暗中称幸。当时眉头微皱道：“琳儿今日怎的失了故态？莫把此事太轻看了！”谢琳微笑不答，谢璎自从问过前言以后，始终静立在侧。寒月大师随道：“从此你们不要再开口了。你叶姑近来益觉神通广大，此间虽经我法力掩蔽，仍是不可不防。今日是她习法第二日，我们在此说话，已不致被她警觉。惟恐万一她在无意之间向我通灵，或按神光查听出这种真情，便不肯中我们的计了。”说罢，仍用法力现出金字，令二女归坐，指示一切。教以去时如何应付，以及见时如何说法，时机稍纵即逝，不可丝毫大意。谁先记下，便算谁的，各凭机缘，不可强求。“叶姑对你二人一样爱重，也不可故意畏难，不尽心力。”二女一一应诺。

果然第二日叶缤便与谢山通灵问答，说起近三日因炼伏魔宝箓真诀，为求慎重，并试诸般法术威力妙用，在本日通晓之后，一一加以演习。但是此举关系重大，除却内有几种威力异常厉害，不能无的放矢，非遇上事不能演习外，全部演完尚须九日。就这样，仍幸

仗有佛门至宝心灯镇压，才敢放胆施为。末了谈到为取此宝，费却许多心力，久未往小寒山探看二女，适才忽生想念。算计事完还得四五十天，欲请谢山日内往小寒山一行，就便劝忍大师不要固执成见。二女虽然夙根深厚，未来成就远大，但她过来诸生尚有因缘未了，就参佛家上乘大法，也须了完一切因果以后，不可勉强。本心想与忍大师通灵一谈，就便查看二女近日修为如何，偏生忍大师不知何故，竟以轻易不用的佛家大须弥不动尊法将全山封闭，与外绝缘，接连叩关两次，均无回应。内里情形，已查看不出一二端倪，料是二女功力精进，正在传授大法，恐防分心魔扰，或有什人前往求见之故。道兄近日可曾去过？武夷仙居为何也用法力封锁？自己事完以前，不想再扰忍大师禅修，道兄如有清暇，日内可往探看等语。

谢山答以自己近受天蒙老禅师之教，山居静修，久未往看二女，也颇思念。忍大师决不固执成见。此时尚有他事，难作长谈。等你大功告成，见面再说吧。叶缤想是抽暇询问，谢山答语虽然模糊，以平时相期甚深，彼此诚信已久，本是一时思潮忽动，略谈即止，也未往下盘诘。

双方通灵问答过去，谢山笑向二女说完前情，又道：“你叶姑忙于练法，由此起不到事完，是不会再向我通灵了。我父女可以随意谈笑，只上空禁法仍不能撤去罢了。我从未向她打过诳语，今番还是第一遭呢！”谢琳笑道：“爹爹答话含糊，并未提到女儿。将来闹穿，为好则有之，各尽其心，那能说是诳语呢？”谢瓔笑道：“琳妹乃是巧辩。心与口违，怎说不诳？不过略迹原心，叶姑也不能怪罢了。”谢山道：“你看绝尊者法力何等高强！他那里习法日期，我竟会不曾算出。否则，令你们晚来数日，也省得耽误功课。”二女同声笑道：“毕竟佛门中人情薄！爹爹以前多爱女儿，极愿常在膝下承欢，不愿

离开，才对心思。自从师父与爹爹换上僧衣，往往一别多日，不往探看；就去也无多时停留。这次违颜日子更长。女儿们日夕都在思念，难得有这么机会，可以在此承欢些日。共总八九天一晃就过的光阴，爹爹还嫌女儿来得太早，不是心肠硬吗？”

谢山笑道：“痴儿痴儿！你们这等口吻，你师父偏想你们学她，不是难吗？”谢瓔道：“那也不然。师父幼遭孤露，屢世艰厄，万缘已断，自然修上乘功果比较容易。要似女儿这样，又有爹爹又有师父和叶姑，恐也一样是不免思恋呢！”谢琳道：“我佛无缘无故，时以无上愿力普渡众生，便是最情长的人。你看师父法号忍大师，坐关那多年，一旦前生爱女再劫重逢，金刚不坏的门横巨木，为何只凭女儿两滴泪珠便化乌有呢？这是女儿们先见到她老人家，省了些事；要是爹爹和叶姑同去，想起前情，同声一哭，不也照样开门相见吗？”谢山微笑不语。因已指示机宜，二女只管天真，法力既非寻常，智慧尤高，一点就透，无须再说。加以老的初证禅修，爱根未断，小的天性纯厚，孺慕依依。又是平日各有修为，父女三人难得如此聚首，互相述说过去未来之事。谢山更对二女温言教勉，言笑宴宴。

天伦之乐，光阴易过。一晃便到了叶缤习法的第八日深夜，谢山才对二女道：“你叶姑明日申初大功告成。你们飞行甚速，本无须乎早往；但如算准时刻前去，途中恐有阻碍，时机一误，再也休想。最好黎明起身，就便可绕道倚天崖上龙象庵一谒芬陀大师，不问人在与否，总算把礼尽到，以免过门不入，有些失礼。并可得一落脚之所，不致在双杉坪前呆等，还惹叶姑疑心。就这样，路上无论遇见什事，仍以不理为妙。固然你们炼有神光，起身又早，足可了当。到底事关重大，必须照我前说，申初时分你叶姑法刚习完，宝篆不及收藏的当儿，叩关求见，才恰到好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虽有不平，无妨俟诸异日。那宝篆非比寻常，习后功力，尚

视各人修为来定高下。你叶姑真个精习，发挥她的全力尚须时日，何况你们！可是只要当时紧记全书，自能循序渐进。再过二三年，异派妖邪，极少敌手，那时什么极恶穷凶，除他均非难事，何在今日？如若因此延误，悔之无及。我对叶姑也白用心了！以我计算，事固不会如此，终是谨慎些好。”

二女领命，候到天色甫明，便即拜别起身，先往川边倚天崖飞去。遁光神速，不消多时便入川境。也是二女一时高兴，经过巫峡上空时，偶然目注下方，瞥见层崖峡峙，江流如带。那么萧森雄奇幽险的川峡，空中俯视，直似一条蜿蜒不绝的深沟。水面既仄，当日天又晴和，江上风帆三三两两，络绎不绝。过滩的船，人多起岸，船夫纤夫拉着抢上水，动辄数十百人拉着一条长缆，盘旋上下。于危崖峻壁之间，看去直似一串蚂蚁在石边蠕动，那船也和儿童玩具相似。二女难得出外，觉着好玩，左就还早，所御遁光无形无声，外人又看不出，便把遁光降底，沿着川峡西行。人一降低，景物显大，觉出江山之胜与空中所见又是一种看法。

二女俱有山水之癖，并发动了夙好，可是这一临近，才看出那些纤夫之劳无异牛马，甚或过之。九十月天气，有的还穿着一件破补重密的旧短衣裤，有的除一条纤板外，只拦腰一块破布片遮在下身，余者通体赤裸，风吹日晒，皮肤皆都成了紫黑色。年壮的看去还好一些，最可怜是那年老的和未成年的小孩，大都满面菜色，骨瘦如柴，偏也随同那些壮年人前呼后喝，齐声呐喊，卖力争进，一个个拼命也似朝前挣扎。江流又急，水面倾斜，水的阻力绝大。遇到难处，齐把整个身子抢仆到地上，人面几与山石相磨。那样山风凛冽的初冬，穿得那么单寒赤裸，竟会通体汗流。十九都似新由水里出来，头上汗珠似雨点一般往地面上乱滴，所争不过尺寸之地。看情景，每过一滩，少说也须两三个时辰。上下起载，还不在此内。

二女越看，越觉得这些纤夫太已劳苦可怜，不由动了惻隐之心。说也奇怪，二女因是孪生灵婴异质，未到武夷以前，不特言动如一，连心意也都一样，从无相左。及至武夷出来，表面上还不怎显异样，心意却在无形中有了出入。上来都还记着父亲别时不令多管闲事之诫，虽可怜那些苦人，只是心里动念，没有一定打算出手，遁光却缓了好多。有两三次谢琳看不下眼，意欲施为，俱为谢璿阻住，并道：“巫峡有名的浪恶滩险，终年如此。沿江土人以此为生，已成习惯。我们助他一时，济得什事？何况来时爹爹再三叮嘱，什事都不许管，如何可以违背？我们真有好心，何在今日，将来再从长计较，为行旅造福，作一长久之计，不更好吗？”谢琳只得罢了。说时，二人渐渐飞过峡中最著名的苏摄二滩。

二女见江波渐平，风势已正，既不想管闲事，便想催动遁光升空急飞。彼此正问答间，忽听前面喧哗之声，潮成一片。往前细看，原来上流三四里纤道上，有三队纤夫，每队三五十人不等，所拉的船却只是三条轻载的客船。每船相去十余丈，正同抢着上流。船并不大，江上看去又那么风平浪静，一条小船，平均四五十人奋力扯纤，竟会抢不上去。这还不说，最怪是对岸有一危崖，纤夫们背着纤板上来似不费力，可是船一驶近崖前，便和钉在水上一样，一任纤夫们拼命前挣，汗流如雨，把全身都挣仆到地上，兀自不能再进一步。船头系纤的将军柱，已被拉成了弓形，可是江波鳞鳞，平稳无风，看不出一点有阻力的异兆。后两船上人见前船这等情景，俱都不敢再上。三船上人都在忙着点香烛祭神许愿，惊惶万状。二女方觉有异，猛听哭喊之声，那头一条船倏地易进为退，顺流倒驶下去。那些纤夫们吃不住劲，事出意外，纤得又紧，不及放脱身上纤板，纷纷随同往后倒跌地上，被那船带着在山石上往回乱滚，身多不由自主。纤道本仄，有的已被带落断岸之下，幸有纤板套住，人未落江，

身却虚悬空中，全都吓得心惊胆战，惊叫悲号，江峡回音甚是凄厉，看去惨极。

二女心慈好善，怎再看得下这等惨状？事有凑巧，就在此时，谢琳先前本在四下查看，哭声一起，同时又发现一件可疑之事，不禁省悟。怒喝：“姊姊，你快去救那些可怜人，先把船定住！我往前面看看是什东西闹鬼。”谢瓔心急救人，也没听完乃妹的话，便即飞起，首施法力，先把那船定住，再把落岸的人托上，人却没有现身。就这晃眼的功夫，那条船已倒退好几十丈，二三两船见此异变，吓得连忙搬舵退避，侥幸没被倒退下来的船撞上。这两船纤夫把纤板慌不迭的取下，总算见机得快，只随船溜退了二三十丈，便吃谢瓔把船定住。船住以后，落岸的纤夫又似被人托了上来，未落岸的虽各负伤，因都工于此道，这类事均有经历防备，百忙中各把纤板活扣拉脱，全都受了轻重伤，幸而均非致命。船人见忽转危为安，又有好些异迹，俱当神佑，自去叩谢江神，纷纷猜疑不提。

谢瓔见受伤人多，大都不轻，本心还想施救。回顾谢琳已往前面危崖凹中飞去，猛想起行时父亲之言，不禁心动，无暇再顾受伤诸人，赶即进去一看。谢琳正处置一个小妖童，业已现出原身。妖童似知不敌，破口大骂：“狗丫头无故上门欺人！是好的，随我见我娘去！”谢琳已用法宝将妖童罩住，闻言叱道：“无知妖孽，竟敢为祸行旅！你那父母师长决非善类，正好一起除害。想借此放你，却是休想！你自在前引路，我仍用宝光押着你，寻往妖穴便了！”谢瓔虽觉谢琳不应多事，一则那妖童形态丑怪，一身妖气，无故害人，所行之事又极阴毒可恶。除非适才见死不救，既救人便须救彻，留此妖邪，不知以后为害多少生灵。再见妖童虽在宝光笼罩之下，仍似有恃无恐，不住厉声辱骂，也实可气。暗忖自有护身神光，身形说隐即隐，百邪不侵，如有纠缠，给他一走，料也不致误事。但是爹爹既有

预诫，仍以小心为是。自己且不露面，人在暗中总好一些，便和谢琳传声示意。谢琳却甚托大，答以“区区么麽小丑，他那父母师长也必有限，除他容易，不必顾虑许多。”谢瓔仍未将身现出，妖童竟似有了警觉，手指谢琳骂道：“狗丫头，我知你还有同党，无须鬼鬼祟祟，放光明些，有本事，只随我去！”随说随试探着斜飞而上。谢琳立意扫净妖邪，为川峡行旅除害，一面还骂，一面指定宝光，随同沿崖而上，往崖后飞去。

谢瓔忙追近前，传声悄问谢琳与妖童争斗经过。才知谢琳因风平浪静，纤拉不上，心疑有异，先向四外查看，并无异状。也是合该有事，江船倒退时，二女遁光正停在那危崖的近侧江岸之上。纤夫们往后一倒，谢琳目光恰也扫向对崖，一眼瞥见危崖壁立千仞，都是上下如削，沿江而西，惟独纤夫经行的对面，好似昔年曾崩塌过，空出半里长一大段，日受风日雨水侵蚀冲刷，成了一片大崖坡，由上斜行向下，直与水面相接。赤石童山，寸草不生。虽可上通崖顶，山石荦确，势极险峻，上面也无人家。近水滨处却立着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道童，生得豹头虎项，浓眉如帚；一双突出的鱼眼直泛凶光；嘻着一张阔口，鼻子大得出奇，只是横扁不高；前额下巴与两腮齐向外凸，更显得脸往里凹；一双大耳，左边带着一枚两寸大小的金环；手足粗短而大，穿着一身白麻布的短衣裤，赤着双足。通体肤黑如漆，貌相丑怪，神情甚是诡异。一手戟指下流的船，口中念念有词，看见船人惊惶号叫，对崖纤夫倒跌受伤，哭喊惨状，哈哈大笑，好似以此为乐。

谢琳知是妖童闹鬼，不禁怒从心起，更不寻思，忙招呼谢瓔速去救人，径自当先飞往。在有无相神光护身之下，身已隐去，妖童原不能见。只为谢琳疾恶心甚，去势忒急，未免略带破空之声。妖童虽是童装，年纪并不在小，又得过厉害妖人传授，邪法颇高。也是日

前有土人悔慢了他，特意在此生事。先已暗用妖法，使那些拉纤的土人出了许多臭汗，意犹未尽，末了竟施毒手，将船迫得顺流而下。看见船人纤夫狼狈滚跌之状，正在得意，忽觉疾风飒然由斜空中迎头飞堕，便知来了敌人。仗着家传护身邪法，慌不迭忙纵遁光闪开来势，同时张口一喷，周身立在墨云笼罩之下。一面大头摇处，左耳金环忽化一圈红光飞起，戟指骂道：“何方无知鼠辈，敢来暗算小祖师爷！有本领，现出原形，与小祖师爷见个高下，看你是什东西变的？鬼头鬼脑，掩藏则甚？”

谢氏姊妹素来行事光明，此行隐身，乃为省去途中遇敌耽延，原意也是将妖童擒到无人之处，问明来历，盘出罪状，再行处置，并非有意暗算。吃妖童一骂，再忍不住，立现身形。方要还口喝骂，不料妖童自负炼就一双怪眼，差一点的隐身法决隐不住，竟看不出来人丝毫踪影，心中也是有些惊奇；素日机巧变诈，手底又毒又快，忙先行法护身，口中喝骂，暗打主意，准备敌人一现身，立下毒手几面夹攻。人才照面，没等谢琳开口，早急不如快，双手齐扬，左手一蓬五色飞针，右手一道赤暗暗带有焰头的刀光，暴雨闪电一般发出。同时，耳上金环所化光圈，也向谢琳当头罩下。妖童以为这三件法宝俱非寻常，来势又是极快，骤出不意；对方赤手空拳，连道剑光都不曾有，好似轻敌太甚，隐身法初收，决无防备。心想任你多大神通，也难经我三宝齐施，哪知遇见对头克星。

妖童原准备来人一现身，立即发动；及至瞥见来人是美如天仙的少女，心方一动，三件法宝的光华已然到了敌人身上。正觉着收势不及，杀死可惜，猛见敌人一声清叱，也未见有什动作，飞针先到，首先消灭无踪，飞刀和金环也似被什东西格住，不能再进，不禁大吃一惊！伎俩止此，敌人如此神通，别的邪法自更无效。知道情势危险，恐将这二宝又复失去，赶忙回收时；果然敌人一声叱罢，指

上一道金碧光华飞出，首把金环一斩一绞，立成粉碎，洒了半崖星雨。飞刀虽幸勉强收回，人还未容破空飞起，少女扬手又是一道金光，当头罩下。那护身墨云竟似抵御不住，暂时虽未受伤，身已被人困住，逃遁不得。妖童急怒惊恨交加之下，把心一横，左就凶多吉少，索性破口大骂，欲用激将之计诱敌入巢。

谢琳天性好胜，又认妖童小小年纪敢于如此为恶横行，师长可知，有意除恶务尽，正想押了同去。谢瓔也自赶到，匆匆略说经过，仍用法宝押着妖童飞行。沿着巫峡崖顶连赶了四五座峰头，约飞行了二百余里，眼望前面危峰刺天，峭壁排云，山势益发险恶。谢瓔见久未到，心早不耐，方欲就地拷问，杀了妖童，异日再寻他的巢穴师长。忽听妖童连声厉啸，响振林谷。谢琳料到地头，因忿妖童恶口伤人，惟恐万一逃遁，忙把宝光止住，喝道：“该死妖孽，你嚷什么！怎还不到你的妖窟？我们还有事，不耐烦了。现容你再叫三声，你那妖娘如不迎来，我便先取你的狗命！”妖童连受宝光侵削，身外墨云已去大半，早就不支。闻言知道不妙，心中还想，巢穴就在前面，乃母如在洞中，定必出救。心虽胆怯，仍想延挨待救。故意厉声答道：“我娘便在前面乌树岭墨云峰洞中打坐，她名乌头婆，说出来，吓破你的狗胆！你如害怕，不敢前去，我便依你唤她三声。”谢琳冷笑道：“我先前因不知你巢穴，意欲一网打净，故尔押你到此。现既知道地头，自会上门，何必你喊。”妖童原以先前连唤未应，心疑乃母海外未回，虽有同门党羽，恐非敌人对手。本意欲借说话耽延，以便洞中同党乘机向乃母行法求救；只消挨上一会，以乃母的法力，多远都能赶回，不料弄巧反拙。闻言知无幸免，可是仍不肯说软话，意欲再以话激。口方喝得一声“狗丫头”，底下话未出口，谢琳自经佛法重炼的碧蜈钩已化一道金碧光华，龙飞电掣而出，围向妖童身上。二宝同施，妖童护身妖云将散，怎禁得住吃两道宝光齐施威力？

接连绞了两三绞，当即了帐，化为一滩紫血，狼籍地上。

妖童一死，那飞刀倏地乘隙往前飞去。谢琳先未防到，不及阻止，知道飞刀所去之处，必是妖窟，还待赶往除害。谢瓔拦道：“妹子，你忘记爹爹的话吗？照这沿途耽延，赶到川边也正是时候了，我们还要拜望芬师伯呢！日后得便再来，仍旧隐身走吧！”谢琳本和乃姊一样天真和善，一时激怒疾恶，动了杀机。妖童一死，心气便和，又想乃父之言，毕竟叶姑事关重大，一面应诺，便同起身。刚纵有无相神光飞起，猛觉眼前墨绿光华一闪即灭，知有妖人暗放冷箭。仗有神光护体，不曾受伤，身形已隐，故未再来。怒火重被勾动，又想往妖童所说的妖窟寻去。谢瓔拦道：“这妖孽看她孽子被人杀死，只放冷箭，不敢出头，就上门去，能寻到吗？我们地理不熟，只听地名就在前面。刀光越峰而过，未见落处。山峰林立，知道何处方是妖窟？就便寻到，妖人也早逃走；除非她记仇迎敌，自不干休。看情势，妖人业已知道我们难惹，不敢明对；暗算无功，立即逃遁。去了白费心力，耽延时刻，所为何来？老妖名叫乌头婆，少时向叶姑一问，自知细底。除她容易，何必忙在一时？”谢琳也觉此言有理，大声喝道：“该死妖妇，暂时容你偷生！以后如不痛改前非，我们事完回来，你那儿子就是你的榜样。”说罢，也无回应，二女便同催遁光往川边飞去。

因在巫峡留连，又与妖童斗法，押同往寻妖窟，虽然为时不久，路却不是先前去向。前后算起，也有一个多时辰耽延。谢瓔必料妖妇决不如此易于干休，更恐途中再遇上别的枝节，父亲话已有些应验，估量决不止此，觉着早到倚天崖才妥。只催遁光，由高空中向前急驶，不再往下观看景物。行到午正时分，前面雪山矗立，翠峰云横，倚天崖已然入望。心方一喜，忽听身后来路遥空密云层中，隐隐传来一种极尖锐悲愤的怪声，叫道：“何方贱婢，敢乘我老婆子不在

山中，将我两生爱子杀死！快快回头与老身说个明白，要是我儿不好，只要理对，老身还可容你活命。要是你们无故欺人，莫怪老身心狠。我知现今峨嵋青城两派，收了许多无知小狗男女，惯在外面无故欺人。休看你师传隐身法神妙，人看不见；如与老身为仇，并无用处，上天下地，一样能取你的狗命。再不回头与我理论，我一下手，就悔无极了！”

二女遁光何等神速，急切间，妖妇虽还不曾追上，但那怪声既是若远若近，听去又极凄厉酸楚，刺耳难耐。依了谢琳，便要停身相待，吃谢瓔一把拉住。谢琳刚喊得一声：“姊姊！”声才出口，又听妖妇哭喊：“仇人，你回来呀！”谢琳底下话未出口，吃妖妇远远一喊，猛觉心神皆颤，似欲飞越。身在有相神光护身之下，尚且如此，不禁大惊。幸是年来修炼佛法，功力精进，异迥往昔；一觉有异，忙运禅功把心神定住，方得无事。先前骤出不意，没料妖妇邪法如此神通，人一出声，立有感应。毕竟佛法真传，与众不同，一加戒备，便即无事。谢瓔虽未出声，也自有些惊觉，情知是个强敌。暗忖：无论多厉害的妖人，芬陀师伯那里便可无事，好在龙象庵就在眼前；只是妹子今日心性较暴，不似往日与己同一，恐有疏失。忙用手挽住谢琳，加急同飞。

哪知乌头婆乃邪教中有名人物，炼就独门邪法，专一摄人生魂，对方只一出声，生魂立被摄去。便是道力较高的人，如若事出不意，也都能免。不过，妖妇虽然凶恶，除非人先犯她，或是爱子受了人欺，无故决不伤人。自己也知所习不正，乃子又喜在外为恶生事，平生钟爱只此一子，舐犊情深，视若性命。乃子偏不争气，百年前已因为恶太多，被仇家杀死，几于形神皆灭。乌头婆费了许多心力，将他元神炼好，重又转世，收回山去。因知乃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最喜在外惹祸，习法却不用功，浅尝辄止；现当正邪各派群仙四九